

# A Corpus-Based Examination of Linguistic Features in Ming-and-Qing-Dynasty Novels Translated by Patrick Hanan

ZHU Bi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December 31, 2025

Accepted: February 19,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ZHU Bin. (2026). A Corpus-Based Examination of Linguistic Features in Ming-and-Qing-Dynasty Novels Translated by Patrick Hana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142–15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6.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6>. p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the 2025 Youth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rpus-based Critical Study on Sinologist Patrick Hanan’s Translation of Ming-and-Qing-Dynasty Novels” (No. 25YJC740077), and the 2025 General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f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Corpus-based Critical Study on Sinologist Patrick Hana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ing-and-Qing-Dynasty Novels” (No. 25SKGH156).*

**Abstract:** American sinologist Patrick Hanan translated Ming-and-Qing-Dynasty novels by seven authors within 24 years, with eight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s. To objectively examine the consistency of their linguistic features, this study employs corpus analysis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ver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vocabulary, syntax, and discour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espite temporal and authorial variations among Hanan’s translations, they exhibit consistent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t the core level. This demonstrates that Hanan has developed fixed linguistic preferences through his long-term engagement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ovels, revealing a notably stable stylistic approach in his translations. The language styl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rich vocabulary, concise and lively sentences, coherent structure, and strong readability.

**Keywords:** Patrick Hanan; Ming-and-Qing-Dynasty novels; linguistic features; style; consistenc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U Bin, Ph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a Professor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is email address is 414897181@qq.com.

# 韓南明清小說英譯語言特徵的語料庫考察

朱 斌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要:**美國漢學家韓南的明清小說翻譯跨度達 24 年,譯介文本涵蓋 7 位作者,形成 8 部代表性譯本。為客觀考察其翻譯語言特徵的一致性,本文採用語料庫分析法,對譯本的辭彙、句法與篇章進行量化與質性驗證。結果顯示:儘管韓南譯本產生的時間和原作者不盡相同,它們仍在核心語言層面呈現出一致性的特徵。這表明,韓南在小說英譯實踐中已形成固定的語言選擇偏好,其翻譯語言風格具有顯著的穩定性。語言風格可歸納為:用詞豐富,句子簡潔明快,篇章連貫,可讀性強。

**關鍵詞:**韓南;明清小說;語言特徵;風格;一致性

**基金項目:**本文受 2025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專案青年項目『漢學家韓南明清小說翻譯的語料庫批評研究』(項目編號:25YJC740077)和 2025 年度重慶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漢學家韓南明清小說英譯的語料庫批評研究』(項目編號:25SKGH156)的資助。

## 一、引言

美國漢學家韓南一生共翻譯(節譯)了 10 部明清小說,涉及 7 位作者,共產生了 8 個譯本,時間跨度 24 年<sup>[1]</sup>。已有研究多聚焦韓南的小說翻譯策略和闡釋理論研究,對其英譯本語言風格的實證研究鮮見,尤其疏於對多個譯本語言特徵一致性的考察。從語料庫的視角可以填補韓南小說翻譯風格穩定性研究的空白,為中國古典小說英譯提供新的思考。

本文所講的『一致性』指的是譯者的不同譯本的核心語言特徵相對穩定且可量化,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絕對化認知。在本文中,筆者通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試圖回答韓南的 8 個譯本在辭彙、句子和篇章三個維度是否存在語言特徵一致性的問題,進而歸納出韓南譯本的語言風格。

## 二、翻譯風格與語料庫設計

翻譯風格指的是什麼?『受到大腦中兩種不同語言系統的互相牽制作用,譯者在源語與目的語之間進行平衡和協調,從而使翻譯語言產生出既不同於源語又不同於目的語的獨有特徵』(範璐、蔣躍,2024:144),有人稱這種『獨有特徵』為『翻譯共性』(Baker,1993;黃立波、王克非,2006;胡顯耀、肖忠華、Hardie,2020),有人稱之為『第三語碼』(Frawley,1984;蔣躍、馬瑞敏、韓紅建,2021;尚新,2021)。對於具體翻譯家研究而言,可以指譯者的翻譯風格或譯者風格(樂明、餘瀟慧,2022;張立柱、譚業升,2023;李德鳳、吳侃、李麗青,2024)。在貝克(Mona Baker)看來,譯者風格指的是『反復出現在譯文中的那些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個性特徵』(Baker,2000:245)。要準確描述這些個性化的特徵,僅憑簡單的觀察或基於少量的語料分析,常被人質

[1] 《三遂平妖傳》是在韓南去世三年後(2017年)出版的,此處的時間計算以他去世時間(2014年)為截點。

疑其客觀性和科學性,特別是大文本的分析,很難進行簡單觀察。因此,貝克提出基於語料庫提供的大量數據來考察譯者風格的方法。這樣的實證方法克服了傳統定性翻譯研究的局限,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武器(廖七一,2004:416-417)。

有鑒於此,筆者將韓南的8個明清小說譯本製成單語語料庫。製作步驟分為四步。第一步,語料採集。在韓南的8個譯本中,可找到《蜃樓志》《三遂平妖傳》《風月夢》《肉蒲團》的電子版,其餘4部只有紙質版;首先將紙質版的材料掃描為PDF格式,將所有PDF格式的語料轉化為WORD格式。第二步,語料識別與處理。刪除各類語料的封面、圖片、前言/引言、目錄、出版資訊、版權頁、注釋、頁腳資訊、譯者介紹、作者介紹和附錄等無關資訊。第三步,語料校對。轉換為WORD文檔後的文本有許多錯誤,尤其是通過掃描後再轉換的文本。比如,單詞錯誤、跳行、字元編碼混亂和標點符號混亂等問題。文本清洗過程中,首先使用文本編輯器對文本進行降噪處理,然後以人工校對的方式對文本進行除噪。在這個過程中,同時刪除殘留在正文中的數字標注,僅保留英語譯本正文,然後將它們分別保存為TXT檔,以備後面檢索和編輯所需。第四步,語料整理和儲存。將前面的原始語料、轉換好的語料等分別儲存,供後期的檢索使用。製作完成的語料庫資訊如下表(PH-TTC 文本資訊)。

| 文本資訊             | 譯本容量     |
|------------------|----------|
| 《無聲戲》(1990)      | 61791 詞  |
| 《肉蒲團》(1990/1996) | 97230 詞  |
| 《十二樓》(1992/1998) | 71254 詞  |
| 《恨海》(1995)       | 66472 詞  |
| 《明代愛情故事選》(2006)  | 90345 詞  |
| 《風月夢》(2009)      | 121634 詞 |
| 《蜃樓志》(2014)      | 146673 詞 |
| 《三遂平妖傳》(2017)    | 65611 詞  |
| 合計               | 721010 詞 |

表 1 PH-TTC 文本資訊

### 三、譯本語言特徵一致性考察

將韓南早期(1990—1992)翻譯的三部李漁小說視為一個整體,並將它與韓南的其他5個譯本進行對照,考察他在翻譯李漁小說和非李漁小說時的語言特徵是否有差異,可以回答譯者在翻譯不同類型小說時是否保持語言特徵一致性的問題。另外,通過觀察各譯本的語言特徵數據,分析譯者的翻譯風格是否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本研究中筆者使用的軟體是 WordSmith 8.0 和 BFSU-HugeMind Readability Analyzer 2.0。

#### (一) 辭彙層面

作家在創作時因用辭彙難易度、豐富程度差異而形成不同的風格。翻譯與創作雖有本質區別,但是,譯者辭彙應用方面體現出獨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其翻譯風格。為了考察譯者的翻譯語言特徵是否具有有一致性,本小節擬從辭彙密度、辭彙長度兩方面考察譯本的語言特徵前後是否變化。

在語料庫語言學中,形符(token)類似於『詞』的概念,即一個語言單位,而類符(type)指的是不計重複的



形符數。類/形符比(TTR)是指一個選定文本中所使用的不同辭彙的量與總辭彙量的比例,是一種用來衡量辭彙密度的常用方法。辭彙密度可以反映出所選文本辭彙使用的多樣性。一般來講,類/形符比越大,表明文本中的辭彙密度越大,或者辭彙多樣性越高;類/形符比越小,表明文本中的辭彙密度越小,或者辭彙多樣性越低。但據 WordSmith 創始人斯科特(Scott)的觀點,這樣的統計方法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數據受文本本身的大小影響很大(轉引自盧曉娟,2015:55;梁茂成等,2010:9)。因此,他提出了一個新方法來彌補此缺陷,即標準類/形符比(STTR)。此方法的計算辦法是:以某一固定形符數為單位(通常以 1000 詞為單位,但也可根據文本大小調整),將文本按所設定的固定值算出一個類/形符比,然後將算出的所有類/形符比求平均,這個平均值就是標準類/形符比。這個方法有效解決了因語料庫容差異大而導致結論可能不準確的問題,因此是衡量辭彙密度的較為可靠的工具。

基於 WordSmith8.0 的統計,筆者將 8 部譯作的類/形符比、標準類/形符比等製錶如下:

| 作者  | 譯本        | 形符     | 類符   | 類/形符比 | 平均類/形符比 | 標準類/形符比 | 平均標準類/形符比 |
|-----|-----------|--------|------|-------|---------|---------|-----------|
| 李漁  | 《無聲戲》     | 61791  | 6436 | 10.42 | 9.37    | 43.75   | 43.73     |
|     | 《肉蒲團》     | 97230  | 7604 | 7.82  |         | 43.10   |           |
|     | 《十二樓》     | 71254  | 7036 | 9.88  |         | 44.33   |           |
| 其他  | 《恨海》      | 66472  | 5770 | 8.68  | 7.42    | 42.51   | 42.57     |
|     | 《明代愛情故事選》 | 90345  | 7029 | 7.78  |         | 42.92   |           |
|     | 《風月夢》     | 121634 | 7546 | 6.21  |         | 42.23   |           |
|     | 《蜃樓志》     | 146673 | 9032 | 6.16  |         | 44.51   |           |
|     | 《三遂平妖傳》   | 65611  | 5429 | 8.28  |         | 40.68   |           |
| 平均值 |           |        |      |       | 8.15    |         | 43.15     |

表 2 韓南譯本的類/形符比和標準類/形符比

基於上表可知,類/形符比值最高的兩本是《無聲戲》(10.42)和《十二樓》(9.88),最低值的兩本是《風月夢》(6.21)和《蜃樓志》(6.16)。最高的兩本平均值要比最低的兩本的平均值高 3.97。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大的差別,主要跟譯本的故事情節和譯本的容量相關。類/形符比值最高的兩本都是短篇小說集,一共十二回,每回所講的故事不一樣,因此所選用的詞的差別就較大。比值最低的兩本講述的是兩個連貫的故事,都有一個中心,主題一致,因此在詞語的選擇上同質化的情況較為明顯。但就標準類/形符比而言,比值最高的反而為《蜃樓志》的譯本。總體而言,韓南所譯李漁小說的類/形符比平均值為 9.37,標準類/形符比平均值為 43.73;韓南所譯其他小說的類/形符比平均值為 7.42,標準類/形符比平均值為 42.57。從類/形符比看,韓南所譯的李漁小說譯本要比其他小說譯本的辭彙更為豐富,但從標準類/形符比的角度來看,差距只有 1.16,沒有明顯差異。然而,美國原創愛情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的 STTR 為 39.77(徐鈞偉,2021:49),非愛情小說《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 STTR 為 34.15(劉澤權、王夢瑤,2017:65),『美國小說庫』的 SSTR 為 42.15(同上),『美國小說名著庫』的 SSTR 為 42.22(徐鈞偉,2021:70),韓南譯本的 STTR 明顯偏高,表明其辭彙豐富度較高,顯然該譯本傳遞出更多的內容資訊,該譯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原文的影響較大,傾向於準確傳遞原文的內容。

辭彙長度也可反映譯本的難易度,因此也是考察譯本語言特徵的重要參考因素。『平均詞長的增加,表明資訊化程度的加強,因詞語的長度可以用來衡量資訊的密度,較長的辭彙可以表達更為精確的語言資

訊。』(龐雙子,2020:32)筆者使用 WordSmith8.0,將韓南譯本的平均詞長的相關數據統計如下:

| 作者  | 譯本        | 平均詞長 |      | 平均詞長標準差 |      |
|-----|-----------|------|------|---------|------|
| 李漁  | 《無聲戲》     | 4.28 | 4.27 | 2.19    | 2.19 |
|     | 《肉蒲團》     | 4.23 |      | 2.16    |      |
|     | 《十二樓》     | 4.30 |      | 2.21    |      |
| 其他  | 《恨海》      | 4.16 | 4.21 | 2.09    | 2.10 |
|     | 《明代愛情故事選》 | 4.21 |      | 2.10    |      |
|     | 《風月夢》     | 4.19 |      | 2.09    |      |
|     | 《蜃樓志》     | 4.30 |      | 2.18    |      |
|     | 《三遂平妖傳》   | 4.17 |      | 2.05    |      |
| 平均值 |           | 4.24 |      | 2.15    |      |

表 3 韓南譯本的平均詞長

平均詞長較短說明語料中常用詞較多,因而資訊量較小,難度較低;反之則說明其中的專有名詞較多,資訊量較大,難度較大(胡顯耀,2021:74)。從上表可見,平均詞長最高值為 4.30,最低值為 4.16,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別僅為 0.14,表明譯者的用詞長短具有穩定性。平均詞長的標準差的差距也不大,僅為 0.16(最高為 2.21,最低為 2.05)。李漁小說譯本與其他小說譯本相比,二者平均詞長的差距僅為 0.06,平均詞長標準差也僅為 0.09。可見,從辭彙的平均長度來看,韓南翻譯的非同類作品之間幾乎無差別,即韓南所譯明清小說譯本的單詞平均長度為 4 個以上字母。考慮到英語單詞介詞、冠詞、代詞、連詞等多為 3 個字母,且此類虛詞使用較多,譯文的辭彙豐富度和辭彙密度均較大,進一步證明譯者翻譯過程中使用的專有名詞多、實詞多,從而資訊量稍微偏大。

## (二) 句子層面

句子層面的考察可以從平均句長角度著手。平均句長是指語料中句子的平均詞數,通常用來描述一個文本的句法複雜性或成熟性(宋慶偉,2020:87)。本小節重點考察譯本的平均句長。韓南所譯各譯本的平均句長統計如下:

| 作者  | 譯本        | 平均詞長  |       | 平均詞長標準差 |       |
|-----|-----------|-------|-------|---------|-------|
| 李漁  | 《無聲戲》     | 17.35 | 17.84 | 10.57   | 10.56 |
|     | 《肉蒲團》     | 17.57 |       | 10.60   |       |
|     | 《十二樓》     | 18.60 |       | 10.51   |       |
| 其他  | 《恨海》      | 16.75 | 16.16 | 10.60   | 10.18 |
|     | 《明代愛情故事選》 | 15.38 |       | 9.65    |       |
|     | 《風月夢》     | 16.56 |       | 9.82    |       |
|     | 《蜃樓志》     | 16.48 |       | 11.28   |       |
|     | 《三遂平妖傳》   | 15.65 |       | 9.55    |       |
| 平均值 |           | 17    |       | 10.37   |       |

表 4 韓南所譯文本的平均句長



黃立波和朱志瑜(2012:66)曾研究了葛浩文 17 部譯作的平均句長,發現葛譯《呼蘭河傳》的平均句長的數值最大(23.38),葛譯《黑的雪》的平均句長的數值最小(11.81),兩極之間的差距達到了 11.57,表明譯者在句子使用方面缺少較強的一致性。從表 4 可知,韓南翻譯的譯本中,平均句長的數值最大的是《十二樓》(18.6),最小的是《明代愛情故事選》(15.38),兩者的差距僅為 2.22,且平均句長標準差的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也僅為 1.73。韓南翻譯的李漁作品和其他作品相比,李漁作品譯本的平均句長為 17.84,其他作品譯本的平均句長為 16.16,兩者之間的差距僅為 1.68。因此,從平均句長來看,韓南的譯作具有較為明顯的一致性,即韓南的翻譯風格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當然,不排除原本主題差異、原文句長差異的原因存在。

另外,相對於原創美國愛情小說而言,韓南譯本的平均句長相對更短,如《飄》的平均句長為 28.54(徐銚偉,2021:49),表明韓南英譯明清愛情小說時順應漢語的句法結構,傾向於採用簡潔明快的敘述風格,使用比原創小說更短的句子。

### (三) 篇章層面

除了從句子層面考察譯本語言特徵外,還可以從篇章層面更加宏觀地把握譯本的語言特徵。本小節通過考察譯本的可讀性指數(FRES 和 FKGL),以及譯本中報道動詞 SAY 的使用特徵來考察譯者語言風格的一致性。

筆者通過北京外國語大學開發的軟體 HugeMind Readability Analyzer 2.0 對韓南各譯本的兩個可讀性指數進行統計。其結果如下::

| 作者  | 譯本        | FRES  | 平均值   | FKGL | 平均值  |
|-----|-----------|-------|-------|------|------|
| 李漁  | 《無聲戲》     | 69.17 | 69.04 | 7.78 | 7.91 |
|     | 《肉蒲團》     | 70.5  |       | 7.63 |      |
|     | 《十二樓》     | 67.45 |       | 8.31 |      |
| 其他  | 《恨海》      | 74.52 | 73.75 | 6.85 | 6.83 |
|     | 《明代愛情故事選》 | 74.29 |       | 6.59 |      |
|     | 《風月夢》     | 73.45 |       | 7    |      |
|     | 《蜃樓志》     | 70.04 |       | 7.47 |      |
|     | 《三遂平妖傳》   | 76.46 |       | 6.22 |      |
| 平均值 |           | 71.40 |       | 7.37 |      |

表 5 韓南譯本可讀性指數統計

FRES 得分在 100 分的文本是已讀完 4 年級的母語使用者所能理解的難度(Flesch,1948:225)。弗萊施將這 100 分分值分為了 7 個區間。總體趨勢為:分值越高,文本的可讀性越高。韓南譯本 FRES 值基本上都在 70 分左右,最低為 69.17,最高為 76.46,可見譯本的可讀性較強,處於『比較容易』的範疇。但李漁作品譯本的難度要稍高於其他譯本。對 FKGL 值統計後,也可得出相似的結論。得分 8.0 意味著八年級美國學生能夠理解的難度。8.0 分對應的年齡群體往往是 13 到 15 歲的美國學生。這個難度是美國 80% 的學生可以閱讀的難度。也就是說,弗萊施-金凱德閱讀年級水準值在 8.0 左右的文本是可以被絕大多數人所理解的。一般說來,這個分值越高,文本的理解難度就越大。從表 5 可知,FKGL 值最低為 6.22,最高為 8.31,且李漁作品譯本的 FKGL 平均值(7.91)要高於其他作品譯本的平均值(6.83)。因此,從可讀性上講李漁作品的譯本比其他作品譯本的可讀性要稍低,但差距極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結合文本本身之間的差異),進一

步證實了韓南在翻譯明清小說時保持了語言特徵的一致性。

貝克通過對報導動詞 SAY 及其變體形式的分析,發現克拉克(Clark)的譯文中報道性動詞出現頻率很高,過去式『said』的使用頻率尤其高,所以認為克拉克的翻譯風格是偏愛使用過去時態。相對而言,布希(Bush)多用『says』,因為一般時態利於將讀者拉近作者的世界,使讀者身臨其境。譯本中報道動詞 SAY 的使用特點也可以反映譯者的翻譯風格。因此,報導動詞也被廣泛用於譯者風格研究,筆者通過 WordSmith8.0 中的 Wordlist 功能,分別對 8 個譯本中 SAY 的四種不同形式(『say』『says』『said』和『saying』)的使用情況做了統計。其結果如下:

| 作者 | 文本        | 庫容     | 報導動詞         |             |              |             | 合計           | 平均           |
|----|-----------|--------|--------------|-------------|--------------|-------------|--------------|--------------|
|    |           |        | say          | says        | said         | saying      |              |              |
| 李漁 | 《無聲戲》     | 61791  | 49<br>0.08%  | 12<br>0.02% | 189<br>0.31% | 13<br>0.02% | 263<br>0.43% | 325<br>0.44% |
|    | 《肉蒲團》     | 97230  | 86<br>0.09%  | 11<br>0.01% | 308<br>0.32% | 41<br>0.04% | 446<br>0.46% |              |
|    | 《十二樓》     | 71254  | 48<br>0.07%  | 18<br>0.03% | 119<br>0.17% | 10<br>0.01% | 262<br>0.42% |              |
| 其他 | 《恨海》      | 66472  | 76<br>0.11%  | 10<br>0.02% | 216<br>0.32% | 14<br>0.02% | 316<br>0.46% | 555<br>0.57% |
|    | 《明代愛情故事選》 | 90345  | 71<br>0.08%  | 6<br>0%     | 259<br>0.29% | 31<br>0.03% | 367<br>0.41% |              |
|    | 《風月夢》     | 121634 | 124<br>0.01% | 8<br>0%     | 621<br>0.51% | 57<br>0.05% | 810<br>0.67% |              |
|    | 《蜃樓志》     | 146673 | 95<br>0.06%  | 19<br>0.01% | 641<br>0.44% | 31<br>0.02% | 786<br>0.54% |              |
|    | 《三遂平妖傳》   | 65611  | 44<br>0.07%  | 4<br>0.01%  | 432<br>0.66% | 17<br>0.03% | 497<br>0.76% |              |

表 6 韓南譯本中 SAY 不同形式的使用情況

從這個統計看,SAY 的四種形式在 8 個譯本中的占比大體一致。占比最高的形式都是『said』,其次是『says』,再次是『saying』,最後是『says』。SAY 的四種形式在李漁三部小說譯本中的比例非常接近,分別為:0.46%、0.43%、0.42%。這可能與原作者的寫作風格較為一致有關。其他作品的譯作在這方面有變化,但變化幅度都不大,最低的為 0.41%,最高的為 0.76%,相差 0.35%,這可能與原作的風格不同有關。儘管如此,李漁作品的譯作中 SAY 的四種形式占比(0.44%)與其他作品的譯作中 SAY 的四種形式占比(0.57%)也相差 0.13%,可見差別並不是很明顯。從報導動詞的使用看,韓南偏愛使用過去時態,且在翻譯明清小說時保持了此種語言特徵的一致性。

#### 四、分析

基於上一節討論可以發現,韓南所翻譯的李漁作品在辭彙豐富度、平均詞長和平均句長三方面均略高於他所翻譯的其他作品,而其可讀性指數稍低於後者。若要進一步探究這些差異的成因,或許與韓南於 1998 年出版的專著《創造李漁》存在一定關聯。簡言之,這本著作可能對後續三個譯本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正如有論者所言：

每一個文本，每一個句子或段落，都是眾多能指的交織，並且由許許多多其他話語決定。因此，一切話語必然具有互文性。此外，人們對於文本的所有批評、欣賞與闡釋，都不過是對於前文本的嘗試性增補。每一次增補，又必然受到前文本和其他相關文本的污染，必然攜帶前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蹤跡(王瑾,2005:94)。

韓南在學術寫作中所留下的『蹤跡』，在這三部小說的翻譯中有所體現。為深入研究李漁，他在撰寫這部《創造李漁》時已零零散散完成了李漁小說基本翻譯工作(송진영,1996)。這也解釋了後來譯本中的一些段落與著作中所引用的小說片段的譯文基本一致。一般而言，學術著作寫作的風格與小說存在明顯差異，前者的詞、句和篇章複雜度上通常高於後者。李漁小說的翻譯可能受到了先前學術寫作的影響，譯本也就可能攜帶了前文本的蹤跡。儘管這樣，他在翻譯不同作者的小說時，語言特徵也保持了相對的一致性。為了更加直觀地顯示譯本語言特徵的穩定性，筆者將 8 部譯作的標準類/形符比、平均句長、SAY 的不同形式占庫容比例、平均詞長和 FKGL 的變化趨勢製成如下曲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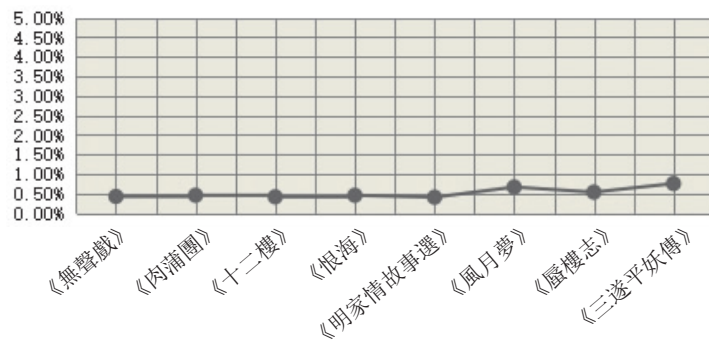


圖 1 韓南譯本中的標準類/形符比和平均句長的變化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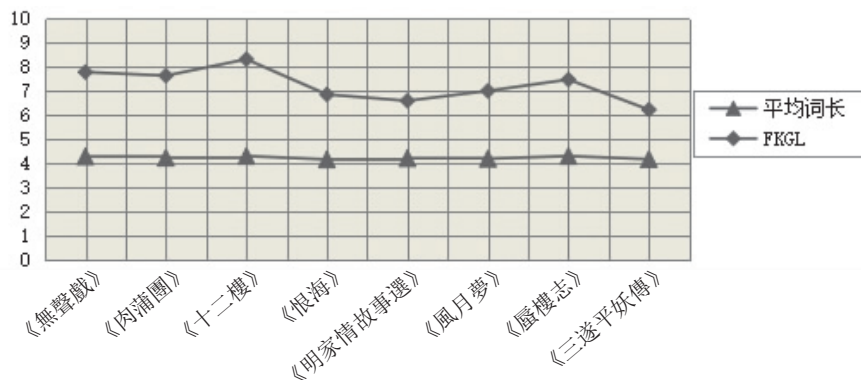


圖 2 韓南譯本中 SAY 的不同形式占庫容比例的變化趨勢

從以上 3 圖中可以看出，韓南在 24 年的翻譯實踐中，基本保持了一貫的語言特徵，翻譯風格具有較大的穩定性。這一點從他早期和後期翻譯的相似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論證。比如，他在 1990 年翻譯的《無聲戲》中的四句古語：『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紅。加之一寸則太長，損之一寸則太短。』(李漁,1991:259)其譯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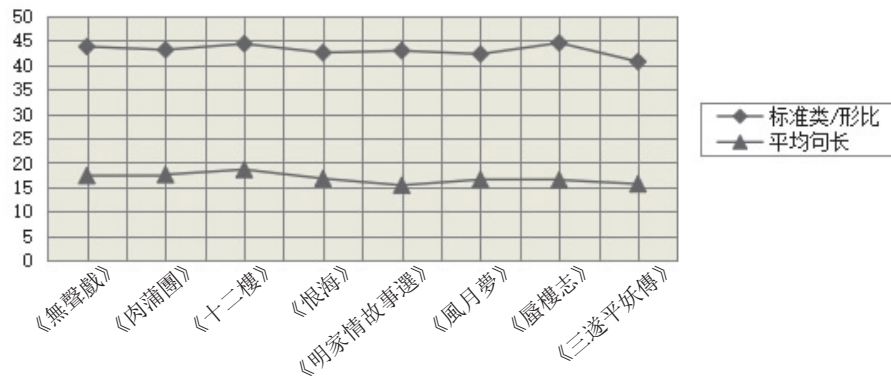


圖 3 韓南譯本的平均詞長和 FKGL 指數的變化趨勢

One trace of powder — she'd be too pale;  
 One touch of rouge — she'd be too red;  
 One inch more — she'd be too tall;  
 One inch less — she'd be too short.  
 (Hanan, 1990: 167)

20 多年後，他翻譯《三遂平妖傳》時也遇到一段類似的表述，原文是：『添一指太長，減一指太短，施朱太赤，付粉太白。』（羅貫中，1983:5）其譯文如下：

One inch more, and she'd be too tall;  
 One inch less, and she'd be too short;  
 One touch of rouge, and she'd be too red;  
 One dab of powder, and she'd be too white.  
 (Hanan, 2017: 7)

兩個例子中，漢語原文應該有互文特色，內容一致，表達形式不一致，而韓南的兩個譯文採用了基本相同的譯法。不難看出，儘管時隔 20 多年，韓南在翻譯出自不同小說但內容結構相似的文字時，他在詞語和結構的選用上基本保持了一致。因此，從譯本的語言特徵這一維度觀察，我們可嘗試得出：韓南無論是在翻譯不同作者的小說，還是在翻譯不同時期的小說，他的語言風格總體上保持了一致性。

## 五、結語

韓南 8 個譯本的宏觀語言特徵（標準類/形符比、平均詞長、平均句長、可讀性指數和 SAY 四種不同形式的使用頻率等）並沒有因原作者的改變或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明顯的偏離，表明他在翻譯明清小說時基本保持了其一貫的語言風格。其語言風格大體可概括為：用詞豐富，句子簡潔明快，篇章連貫，可讀性強。風格一致性的形成或許源於他深耕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學術積澱，也體現了作為漢學家的他，對中國文學審美特質與跨文化傳遞立場的長期堅守。未來，進一步探究韓南翻譯風格形成的原因可為理解漢學家翻譯風格的形成邏輯提供典型案例。

## 參考文獻

- ①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233–25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②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Target*, 12(2), 241–266.
- ③ Frawley, W. (1984). 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In W. Frawley (Ed.). *Translation: Literary,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59–175.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④ Flesch, R. F. (1948). A new readability yardstick.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32(3), 221–233.
- ⑤ Hanan, P. (1990). *Silent op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⑥ Hanan, P. (2017). *Quelling the demons' revolt. A Novel from Ming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⑦ 송진영:《韓南(Patrick Hanan) 교수와의대담》, 중국소설연구회보, 1996年第4期, 頁14–25。
- ⑧ 範璐, 蔣躍:《翻譯語言特徵新假設『折中假設』——基於依存語法的計量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2024年第1期, 頁136–147+161。
- ⑨ 胡顯耀, 肖忠華, Hardie, A.:《翻譯英語變體的語料庫文體統計學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 2020年第2期, 頁273–282。
- ⑩ 胡顯耀:《語料庫文體統計學方法與應用》,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1年版。
- ⑪ 黃立波, 王克非:《翻譯普遍性研究反思》,《中國翻譯》, 2006年第5期, 頁36–40。
- ⑫ 黃立波, 朱志瑜:《譯者風格的語料庫考察——以葛浩文英譯現當代中國小說為例》,《外語研究》, 2012年第5期, 頁64–71。
- ⑬ 蔣躍, 馬瑞敏, 韓紅建:《句法層面『第三語碼』的計量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 2021年第6期, 頁830–841。
- ⑭ 樂明, 餘瀟慧:《語言計量指標在翻譯風格研究中的應用:以意識流小說〈到燈塔去〉為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22年第3期, 頁136–143+161。
- ⑮ 李漁:《李漁全集無聲戲·連城壁》,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⑯ 李德鳳, 吳侃, 李麗青:《語料庫文體學視域下的功能性譯者風格考察》,《外語與外語教學》, 2024年第1期, 頁70–149。
- ⑰ 梁茂成, 李文中, 許家金:《語料庫應用教程》,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
- ⑱ 廖七一:《當代英國翻譯理論(第二版)》,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⑲ 劉澤權, 王夢瑤:《多變量方法在文學風格考察中的應用——以〈老人與海〉為例》,《外語電化教學》, 2017年第5期, 頁61–67+92。
- ⑳ 盧曉娟:《語料庫驅動下的魯迅小說譯者風格研究》,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
- ㉑ 羅貫中:《三遂平妖傳》,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 ㉒ 龐雙子:《翻譯文本的語體特徵——多維度語料庫考察》,《上海翻譯》, 2020年第6期, 頁29–34。
- ㉓ 尚新:《試論『第三語碼』在對比分析中的地位及其描寫研究模型》,《外語教學與研究》, 2012年第6期, 頁842–853+959。
- ㉔ 宋慶偉:《基於語料庫的莫言小說譯本風格研究》,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
- ㉕ 王瑾:《互文性》,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 ㉖ 徐銜偉:《數字人文視域下 *Gone With the Wind* 多譯本中情感意義的再現與重構》, 博士學位論文, 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 2020年。
- ㉗ 張立柱, 譚業升:《金凱筠翻譯中的交互視角化——基於語料庫的譯者認知風格研究》,《外語與外語教學》, 2023年第6期, 頁125–150。

(Editors: LI Ruobing &amp; Bonnie WANG)